

2019.03.02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文章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一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为罗轻舟，一切尽在沉默中。

## 目录

1. 扫黑运动的政治考量	2-5
2. 课堂在他乡	6-8
3. 庞然大物争斗之时	9-12

## 扫黑运动的政治考量

吴译凡 译

一场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运动产生了政治变形

在这场铲除黑恶势力的运动中，中国官员运用的词汇颇为生动。北京贴出了大红标语，呼吁民众“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在别的国家这大概是警察或法师的任务）。有些标语则带着些比喻，例如一条标语写着：“深挖彻查”这些危险势力的“保护伞”。

2018年1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起了一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运动，为期三年。官方媒体充斥着各种捷报。广东南部湛江市就宣称已对“车霸”、“沙霸”（采砂业）、“海霸”（海鲜业）以及“箩筐霸”（basket tyrant）进行了有效地打击。截至目前，在全中国已有超过一万名被宣称是黑社会成员的人受到审判。据官方媒体报道，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捣毁了6000个黑恶团伙，而线索提供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奖励。

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运动在中国并不新鲜，但官方竭力强调此轮运动的非常之处。此前，这类运动被称为“打黑”，而此次被称为“扫黑”。措辞上的变化意在暗示一次更全面的斗争：矛头不止对准黑社会，也对准这些恶势力的官方后台以及他们渗透的基层政治组织。按官方描述，对这些目标的锁定，不单是黑社会恐吓到了普通百姓，而是威胁到了执政党自身。这份名单之首是“威胁到政治稳定，尤其威胁到（政治）体制和政权安全以及渗透到政治领域的黑恶

势力”。

广东肇庆警方发布的一则漫画即是一例。从漫画中信众在磕头推断，里头画的是一位信佛的头目，他放话要建立一个“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国”。接下来的一幕，他率众到一座政府大楼前抗议。最后一幕中，他数着一大叠银行支票，兴高采烈地说：“独立王国的目标越来越近啦”，接下来警察就冲了进来。

官方媒体报道的另一些事例涉及对乡村的政治控制，包括某些宗族“横行”乡里以及相关的操纵基层选举的情况（他们的手段看样子有时比执政党的更奏效）。而打黑运动的目标中，却并未提及为开发商和官员撑人拆屋充当帮凶的黑社会。这大概并不意外。相反，拆迁过程中“煽动骚乱”的黑恶势力才该打压。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组织起来对抗强拆自己家园的刁民。

### 群众禁声

运动的矛头，也指向那些组织民众上访的恶势力。地方上出现冤情，向上级官府伸冤，在中国本是古老的传统，共产党执政之后仍是如此。然而，聚众集会的冤民却让执政党感到心虚。扫黑运动似乎给了警方一个借口，使其能把（上访的）组织者定性为黑社会。如此一来，就不只是将这些人先扣留然后遣送回乡那么简单了。今年1月，福建某工业园区的领导们开会讨论了两个主要议题：一是扫黑的进展，二是春节期间如何控制上访，严防“突发事件”。

在西藏和新疆，扫黑运动强化了当地压制骚乱的行动。西藏官方呼吁藏族民众检举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与达赖集团有关联”的，鼓吹达赖喇嘛“中间路线”的，潜藏在僧侣中利用宗教煽动对抗执政

党的，以及支持为保护藏语而斗争的，都可以检举。而在新疆方面，官方表示，扫黑的主要意图是打击与“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相关联的黑社会。

自 2012 年上台以来，习先生就发起了反腐斗争，目前仍在持续。而独立律师、未被许可的宗教活动及异见人士也被为各种形式的政治威胁而普遍遭到打压。六年多时间过去了，在官员自危、批评的声音被窒息的氛围中，执政党察觉到的威胁仍如此之多，这大概让人意外。

而情况的确是官方就是这样让人意外的想法。今年 1 月（17 日），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说，今年的维稳工作要以扫黑专项斗争为“龙头”。他说，“重点”应该是“防范抵御‘颜色革命’”。就在四天后（21 日），在一次全国高官与会的会议上（按：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先生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即意外事件以及因习见而掉以轻心的事件所导致的危机。他强调，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策略之一，扫黑斗争不能出现懈怠。

上一次如此高调的打黑行动还要追溯到十年前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薄先生抓的这几项工作让他在当地被广为称赞，但其手段也饱受诟病——批评人士称，以捏造罪名逮捕商人，再侵占他们的财产，就是利用打黑为幌子。不少论者调侃称，打黑成了“黑打”。

习先生上台前，薄先生就已在权斗中失势，因为贪腐进了监狱，但他的那些做法留了下来。北京的一位律师说，一些私营业主对这场打黑运动的忧虑，不亚于薄时代在重庆的那批人。这名律师透露，一些律师接到指令，未经官方批准，不得为被逮捕的人士辩护。还有地

方政府网站称，一些检察官还有处理涉黑案件的指标。黑与白又一次变得模糊不清了。

## 课堂在他乡

不慢 译

官员在内地学校为（少数）民族精英提供教育之所。

美多（音译 Meiduo）11 岁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西藏的一个小村庄——到内陆省份上了寄宿制学校。自她开始上学以来，她的家庭就一直努力保住这个机会。他们相信，在中国更繁荣的地区学习，能给她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但离别的时刻真的来临时，他们却变得依依不舍。美多拖着一个比自己还大的箱子来到了火车站，并在一名老师的护送下到达目的地。这个女孩下一次见到自己的亲人，将会是 4 年之后的事了。

美多（这是她的化名）参加的是一个名为“内地班”的招生计划。该计划始于 1985 年，目的是把这些经过挑选的西藏学生，送到中国的汉族人聚居地区的中学里接受教育。参与该计划的西藏孩子超过 141000 人。这些来自西藏（其中也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族孩子）的孩子分布于超过 20 个省份的数十所学校。2000 年，该计划延伸到新疆。新疆是一个与西藏相邻的西部区域，人口众多，且大部分是维吾尔族穆斯林。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0 万名来自新疆的学生在 45 个内地城市就读“内地班”。

该计划的选拔竞争非常激烈。根据西藏一家地方政府发布的准则，申请者不仅要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还必须“真诚地热爱”党和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被选中者还必须在出发前接受进一步的“思想政治教

育”。

该计划目的明确，就是要赢得难以驯服的边疆地区的本土精英的支持，并让那些最聪明的少数民族孩子接受更多的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内地班”接受的教育往往比在本地接受的更优越，也会得到高额资助。这些学生将会熟练掌握汉语普通话，这在他们的家乡很难做到。在政府的平权政策下，大学入学考试对少数民族的要求更低。

2015年，习近平主席称赞这一计划“成效突出”。但参与者对其评价却好坏参半。第一批新疆“内地班”的一位维吾尔族毕业生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部分“内地班”同学，都来自政府官员家庭。但他们在学校里被当作来自新疆的“珍奇物种”看待，“就像大熊猫”一样受到人们的密切注视。

尽管学校努力把维吾尔族学生介绍给汉族同学认识，但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很少能成为朋友。在大部分“内地班”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单独上课，住在独立的宿舍（学校以安全考虑为由为这一做法正名）。“我们是二等公民。为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难道不是吗？”一位曾经就读“内地班”的藏族学生说。

一些学生发现自己很难适应以汉族为中心的教学，包括只使用普通话。美多说，她以前在西藏就读的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成绩非常好，完全够资格上“内地班”，但他们决定不去申请。她说，他们不想“忘掉自己的文化”。

在藏族学生中，这一计划的中断率很高——参与者发现很难适应不同的文化和学习环境。完成学业后，少数民族难以找到他们想要的工作。政府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他们回到偏远的家乡担任教师或警察

等职务。来自于印第安纳州罗斯-霍曼理工学院的蒂莫西·格罗斯（Timothy Grose）称，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喜欢留在城市工作。在汉族人聚居区，他们经常由于民族身份受到歧视。很多中国人将西藏人、维吾尔人与麻烦联系在一起：因他们生活的地区充盈着紧张的分裂气氛以及国家的残酷镇压。

尽管如此，“内地班”的需求依然旺盛。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拉特罗布大学的詹姆斯·雷伯德（James Leibold）说：“学生们被它所创造的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遇所吸引，虽然这会以文化上损失为代价。”



## 茶馆专栏：庞然大物争斗之时

罗轻舟 译

众多西方国家在华为问题上被中国与美国所冒犯。相形之下，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恐吓更甚于美国。

驻华加拿大外交官最近在履行一项令其不快的职责：每月探视被中国国安部门扣留的前同事迈克尔·康明凯。康明凯先生在加入干预冲突的慈善机构“国家危机组织”前做了十多年的外交官，他在12月10日在北京的街头被抓走。他被控制在全天候亮着灯的房间里，每天被问话的时间超过六个小时。康明凯先生不能会见他的家人或聘请律师。在这种情况下，传递信件被禁止，他的朋友只能传话给外交领事人员由领事人员向康明凯口述。康明凯先生热爱爵士乐、蓝调和文学——他喜欢哈伦·埃利森（Harlan Ellison）的科幻小说，因而期间被允许接收相关读物。尽管被指责为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这在中国这是一项无所不含的罪行，康明凯先生还没有被指控犯的是何罪。

实际上，康明凯先生成了人质。他被控制起来是因为在12月1日之时，加拿大官方拘捕了通讯巨头华为公司的高管孟晚舟，她同时也是该公司创始人的女儿。这项行动是加拿大官方应美国检方的请求而实施的，美方控称孟女士策划了绕开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活动。除了康明凯先生外，中国官方还扣押了第二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弗，他经营赴北朝鲜旅游的业务。茶馆专栏可以向各位报告，即使

是最文明的中国官员在被记者追问到中国对加拿大采取的手段时，脸色也会变得冷冰冰的。他们的应对是中国不得不激烈地回应孟女士被拘捕一事。他们将加拿大仅仅是遵循了其与美国的引渡条约的观念弃之如敝履。他们不信任加拿大的法治，尽管孟女士在保释期间有行动自由且居住在她在温哥华的漂亮的房屋中。在他们的说法中，加拿大作出了一项政治选择以取悦美国，同时在激怒中国。现在，加拿大要尝到痛苦的滋味，这样下次美国要求诸如此类的帮助时，美国的盟友将会权衡利弊。

康明凯的案件震惊了北京的外交圈。在有关报道中，中国的国安部门人员盘问康明凯先生在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工作期间的情况，当时他的工作是通过与中国官方和学界联络以分析中国政局，而这项工作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我们从另一大使馆的人员处获悉，中国显然违反《维也纳公约》的行为惊吓到了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数名外交官称中国的这些行为只会适得其反。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允许华为公司帮助其建立 5G 移动网络。诸如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政府已禁止了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华为的高管说他们运营的是普通的私营企业，并不属于任何国家。然而华为所谓的独立不是那么容易与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对其竭力提供保护相称。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在评估 5G 建设时听到中国外交部称华为的命运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时感到震惊，理论上这将华为划到诸如台湾的地位这样的重要利益之列。

### **中国是什么类型的国家？**

相较华为事件，这个问题是个更大的挑战。西方国家的确在争论

是否中国能被信任为全球化的高科技行业的支柱之一。关于西方国家公共采购上与华为相关的决策在一个光谱的两端上，任一端的极端决策都只提供了简单的答案。西方国家的军方可以安全地购买来自中国的鞋带吗？当然可以。一家俄罗斯的公司能被聘请于为美国五角大楼重新布置线路吗？明显不能。是否华为应该帮助建立 5G 网络是个疑难问题，介于前述的两者之间。英国的网络安全部门宣布使用华为的成套设备的技术风险能被控制时，他们意指 5G 开关更像鞋带一样，而非许多人设想的那样危险。美国的华为批评者——由副总统麦克彭斯和国务卿麦克蓬佩奥领衔——强调了信任任何中国公司参与美国的任何敏感基建均存在风险。换一种说法讲，他们意指中国是和俄罗斯一般的对头。

特朗普团队随意地对他国提出了某些重大威胁。特朗普总统的时节告知波兰领导人，波兰与华为的生意往来会威胁到波兰梦寐以求的美国军队在波兰领土永久驻军的计划。蓬佩奥向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陈述到，使用中国的通讯技术与共享五眼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信息之间不相兼容。蓬佩奥断言：“如果某国将华为的设备放到了该国关键的信息系统中，美国就不再与该国的进行情报信息共享。”美国的一些盟友们希望这不是美国官方的政策。一名外交人士提到蓬佩奥的言论使美国政府的其他一些人士感到惊愕。如果蓬佩奥制造了惊愕，他的上司特朗普则是激起了令人不快的困惑。特朗普公开宣称他可能将与中国商议放弃引渡孟晚舟作为与中国达成正确的贸易协议的筹码。这摧毁了加拿大坚称孟晚舟的命运取决于法律而非政治的主张。2 月 22 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

室接见中国谈判团队时，他说将在美国通讯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技术的行为列为违法的长期未定的行政命令，也许可以列入中国两国谈判的范围内。在北京的树木茂盛的使馆区，外交官们明白中国希望他们至少是在名义上得出下述结论：美国对华为的攻击不是依据原则指引而行事，而仅是出于将中国作为科技方面的对手而加以遏制。

事实上，许多国家感到遭到了中美两国的冒犯。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希望与中国接触的外交官们感到情绪低落，当其接触之主张被中国正在侵蚀西方的民主生活方式、中国大量的国家支持的工业间谍以及被提出的其他罪行这样的讨论带偏了轨道时。一名外交官称，在西方国家内部，情报部门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不寻常的控制权，并提到了国安人员带着独特严酷的话语参与讨论，“我们出来在外面站在阳光下行走，他们在更加黑暗的世界里移动”。

少冒犯他国的中国能够更从容地利用西方国家在华为问题上存在分裂的机会。恰恰相反，中国却在利用恐惧追求其目标。因此，阴郁的气氛笼罩在北京的使馆区上空。